高云：一位学者型画家

■ 本报记者 严长元　冯智军

18岁时，人生第一幅绘画作品《小小神枪手》就斩获殊荣；28岁时，作品获全国美展金奖，跻身中国十大连环画家行列；33岁时，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一举夺得四个奖项，成为一届全国展上获奖最多的纪录保持者；为国家邮政局设计七套邮票并连续获奖，成为全国三位特聘邮票设计师之一……出名很早，成绩骄人，勤勉努力，才华横溢，他的人生因为丰富而精彩，他却不因精彩而流连。2015年才出版从艺40年来的第一本个人画集，举办第一次个展。身居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的他，第一次的个展居然是在一个社区美术馆，为他剪彩的嘉宾是105岁和93岁的社区居民。

“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家。”有人如此评价高云。而他，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。面对纷纷扰扰的艺术圈，他冷静而敏感地透析种种现象；面对繁忙的工作，他游刃有余，并创作不辍，不断出新。

近日，在出席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的间隙，本报记者采访了高云。他说，个人的事总是小事，还是谈谈关于艺术的一些想法吧。于是，从出“名家”“名作”开始，高云娓娓道出他对当下文艺的一些思考。



人物名片

高云，1956年出生于南京，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全国政协委员。曾任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江苏省美术馆馆长。现为江苏省文化厅巡视员，江苏省文联副主席，江苏省中国画学会会长。曾获全国美展金、银、铜奖，全国邮票设计最佳奖，全国连环画评奖最高奖等，以及首届江苏省文学艺术政府奖、首届江苏省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称号、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，以及江苏省委省政府颁发的紫金文化奖章等。



都市行者之五（国画）　137×70厘米　高云



了无一点尘凡气（国画）　136×68厘米　高云

关于名家与名作

美术文化周刊：在你看来，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“名家”？

高云：画家靠作品说话，名家靠名作名扬天下。一部文艺史说到底就是名家与其创作的名作的历史。一部史，因人而站立；一个人，因作品而站立。没有名作、代表作，就不会有什么名家大家。

画家以作品成名有这样几种类型。一种是以一画名天下者，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如创作《祖孙四代》的刘文西、创作《父亲》的罗中立、创作《西藏组画》的陈丹青等。第二种是把某个题材画得精绝而功成名就，如齐白石的虾、黄胄的驴、李可染的牛、徐悲鸿的马等。第三种则是以个人独创的某种艺术样式而立于艺术之巅，如林风眠、吴冠中等。我们依据这个标准，再去审视当下的名家，谁才够格就一目了然了。

对于“名家”，我们需要一双慧眼去辨别他，理性地、研究性地看待他。看他是怎么成名的，他的艺术历程、教育背景、创作经历、作品反响、获奖情况等。耳听为虚，不能仅仅迷信名声。对一些靠宣传炒作出了名的注了水的“名家”，不要轻信。

美术文化周刊：现在各地都在力推名家，希望打造文化艺术名片，你怎么看？

高云：据我所知，各地都在致力于文艺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的培养造就，希望能实现“高原”出“高峰”的突破。领导干部都希望出人才，渴望出人才，热心支持出人才，尤其希望由名家来担任本地艺术创作或艺术机构的领军人物，这是十分可喜的景象。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由于没有一部文艺人才的评判标准，少了发现人才的必要尺度，谁是真正的人才一些领导并不完全了解，于是，只能看舆论，听“群众”意见，信口耳相传。这样一来，一些善于画外用功的人成了获益者，相反，一些因为有真才实学而不屑于做“人情”的人，反倒被忽视了。这样不仅不利于引导大家静下心来创作，而且，“注水”名家的出现，专业精神必将受到打压，创作生态也会受到破坏。

所以，我们光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，还得有发现人才的慧眼和甄别人才的尺子，这就是评判标准。于是，我一而再地提出，要制定出台一部文艺人才评价选拔工作条例。有了一个适用于文艺人才的评价标准，评判才会有据可依，才能为发现真正的文艺人才提供一个必要的尺度性保障。

美术文化周刊：名家应该由作品积累而成，但是不是名家之作都称得上“名作”？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作品？

高云：名作应该是“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”的“三精”作品，还是能做到两个满意、经受两个考验的作品。做到两个满意，就是做到既让专家满意，也要让人民大众满意。经受两个考验，就是既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——今天看是好作品，过了十年、百年后它还是好作品，还要经受住空间的考验——在一个省是好作品，在全国、在世界也还是好作品。真正经典的作品，不管何时、何地、何人都会因它而共鸣、感动，不会因地、因时、因人的职务头衔发生变化而发生衰退性变化。

有意识地打通古今

美术文化周刊：来谈谈你自己吧，你在年画、连环画、邮票和国画创作中，获得了诸多荣誉和广泛影响，有什么必杀技？

高云：怎么做才能把各类型的画画好？我的体会是，一要研究画种的规律，尊重规律。如邮票尺寸很小，创作邮票与创作大幅国画就很不一样，其中是很有些诀窍和规律的。二要了解受众的需求，尊重受众。徐悲鸿说“人民需要艺术，艺术更需要人民”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为人民创作不是政治口号，而是真实需要。三要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，尊重个性。当代观众审美需求丰富多元，你只要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个性特长，肯定就会有一部分人喜欢你的作品。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必杀技，我以为，就是要以尊重的心态对待艺术、对待受众、对待创作。

美术文化周刊：你的艺术题材一直在不断的拓展中，每个时期有着不同面貌和追求，怎么看待自己的艺术风格？

高云：我一直不想过早的结壳。创作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，因为不断的变化才会带来新意和乐趣。可能很多人了解我是从国画仕女系列开始的，视为我的招牌作品，其实我本人最爱画的还是圣贤高士系列，因为它和我个人的精神追求更吻合。此外我还创作了一些从工笔走出来的小写意作品，以及用写意手法创作的反映当下题材的都市行者系列等。目前我正着手探索的，是我称之为“不古不今、既古既今”系列。

不古不今系列，或是我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，希望有意识地打通古今。如《了无一点尘凡气》，画的是古代的美女但有现代气质，不好说她是古人还是今人。我以为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，有着割不断的文化、割不断的血脉、割不断的历史，所以创作穿越历史、不古不今、既古既今的作品，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一脉相承。

只求唯美与炫技远远不够

美术文化周刊：你的作品富有思考，在艺术的世界里传递出很多内在的哲思，你是如何看待创作的？

高云：依我的归纳分析，美术创作大致分为这样几个类型：一是叙事型，如主题创作、佛教、圣经类故事等；二是达意型，如山水画、花鸟画；三是观念型，如西方的观念艺术，通过装置、行为等艺术形式表达某种观念；四是唯美型，如新工笔等；五是炫技类，如学院派的习作等。这五种类型中，我想排在第一位的是主题叙事类创作，这种创作应当是融五种类型为一体的一种创作样式，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也多是此类作品。

美术文化周刊：现在有观点认为主题创作不重要，或者是对主题创作持漠视态度，你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高云：这是对主题创作的误解与走偏。谈到主题创作总以为是假大空、高大全、红光亮的一种创作，而且一谈到思想性，就会等同于政治性。今天年轻一代更加注重的是技巧、趣味和娱乐。反映在艺术创作上，则视传统为过时土旧，追求唯美和炫技，呈现出模仿追逐西方艺术概念与形式的倾向。他们的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的欢迎。问题是，作为支撑人类文明三大支柱之一的艺术，作为国家软实力之一的美术，仅仅这样够不够？文学以文字表达思想，音乐用音符表达情感，美术应该用笔墨色彩表达些什么呢？作为从传统走出来的艺术家和文化管理者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为之忧虑。此外，对于这种去中国化、去主流化的倾向，如果不加以引导，中国画的传统如何延续？中国画的底线如何守住？

美术文化周刊：说到传统，总绕不开继承与创新的话题，对此，你有什么见解？

高云：创新的内涵是从旧到新，不同于科技发明的从无到有，这里必然有一个继承的问题。但由于长期对传统的批判，我们讲创新大大多于讲继承，以至于当代青年画家与中国画传统渐行渐远，底线即将失去。

中国画要有底线 画家要有定力

美术文化周刊：中国画如果有底线，是什么？

高云：中国画的底线有两条，一是线，线是中国画的生命；二是意，意是中国画的灵魂。中国画的线不同于世界上任何绘画上的用线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，可以说，一根线承载了画家全部的精神气质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基因。中国画的意，指的是画面呈现出的一种意境、意涵、意趣、意旨，所谓画中有诗，即如是。这是中国画不同于任何画种的一种独特的追求。如果没有意境，不追求意境，就没有中国画了。

现在有些唯美类作品，只是追求视觉满足，平铺直叙，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制作上。炫技派炫的技也不再是中国画的技，而是吸收或照搬了西方的某种表现样式的技。这两类画，可以是一种视觉美的艺术，甚至是相当不错的艺术品，但由于缺失了精神内涵，终究只能炫目，不能动心，失去了艺术精神的追求。

美术文化周刊：今天的很多画家都在忙于市场，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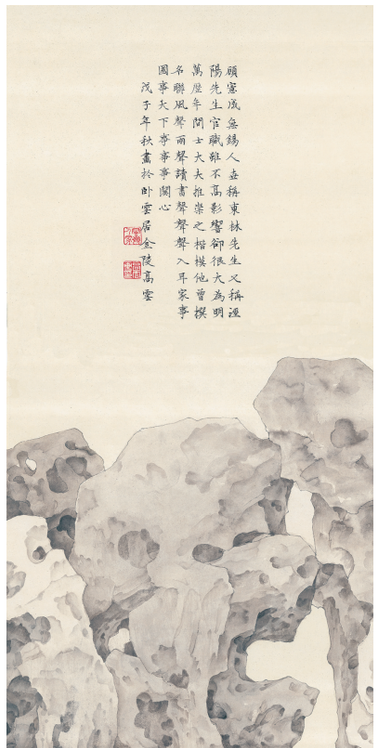
高云：能不能有学术定力，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跑，这是作为画家的底线。如果仅仅为了钱，我看不如去做生意。古时画家，多为公干之后的业余时间作画，借书画以怡情而已。闲暇时沐浴焚香，读读书、踏踏青、喝喝茶、画上几笔，没有半点功利色彩，所以他们的画，静、雅、逸。现在一些画家整天忙，忙画画、忙卖画、忙宣传，为名为利，所以他们的画，显得躁、俗、实。他们可以画出一批制作精良的画，但缺失了思想精深，没有了内涵深度；缺失了艺术精湛，没有了品质格调，终究只是有匠气无文气的平庸之作。

中国画历来讲品求格，比如分逸品、神品、能品。逸，是发自于本质的超然物外的飘逸，也称仙气；神，就是传神，能神采飞动；能，就是无所不能，技巧高超。我们有些画家不可谓不勤奋，技巧也很高，但由于不重视读书、思考，所以想达到很高的格调是不大可能的，最好也只能成为第三个层次“能品”。古人讲画如其人、书如其人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美术文化周刊：行政工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精力，从画家的成长来说是有损失的，如何平衡二者？

高云：我现在做文化管理工作，虽然损失了一些创作时间，但也学到了、领悟了很多，有了更多对艺术的理解和思考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一个画家有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，反映在作品上才可能是深刻的，甚至也才能更好地把控作品。我之所以在每个领域还都能取得一点点成绩，正是得益于这种把控能力。掌握了规律，才能有所为时能所为。所以，管理者和画家的身份在一起是好事。损失的是时间，得到的是历练和修养。中国画是长跑，西画是短跑。既然是长跑，有一段时间休整下、积淀下，不是坏事。

西方绘画画的是感觉，中国画画的是人格、修养，所以西方对大画家叫巨匠，中国画则叫大家、大师，这就是区别。中国画家都是修养型的画家，所以不要仅仅做一个画家，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做个学者，思想者。中国画是越老越好，不仅指的是笔上的功力，更指的是内在的修养。



高士系列之江南名士顾宪成（国画）　144×35厘米　高云

“执着”的背后

■ 丛楠

初识邵艳辉时，她的温婉洒脱和那些细腻柔美的画作一样，给人美好的印象。交谈多了，才逐渐发现，在这些作品背后，藏着的是她9年考研摸索和20年绘画历程。可以说，“执着”一词是对邵艳辉的最佳褒奖。

“有的时候，一条路走不通会很痛苦。我认为之前的10多年里，自己一直在门外徘徊，现在才算刚刚入门吧。”邵艳辉不无感慨地说。

邵艳辉认为自己最初走上艺术这条路，完全是叛逆的性格使然。出生于70后的她，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望女成凤的父母希望她能学习比较传统的学科，选所谓热门的专业。由于不喜欢被家长大包大揽，她偏选了个冷门——艺术。那时，美术还是个边缘学科，不被人们看好。她与父母的想法背道而驰，考上了艺术史这个专业。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工作，而是准备考研。没有想到，这一考就是9年。

“十年磨一剑。”邵艳辉自嘲说，她在文化课学习方面比别人“愚钝”。但旁人却看出了这其中的执拗与倔强。一般人可能考过一两次没考上就放弃了，但是她每次都在经历了几分之差的落榜痛苦后，又继续备考，屡败屡战。“若问9年考研给我带来了什么，那就是让我学会了坚持，让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坚韧。”邵艳辉说，以前常常是三分钟热度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只要自己认为正确的，无论多苦都会坚持。

这种执着用在创作中也不得了。师从艺术家蒋采苹，让她受益匪浅，“虽然我算不上老师最优秀的学生，但我一定是最执着的那个。”她说起自己最初完成一幅作品时的经历。“《火凤凰》起初只是我关于植物一品红的写生稿，如何转换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难。”邵艳辉说，自己刚开始临摹了老师在香港大学讲学时的作品，蒋老师看后大发雷霆。这次暴怒让她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创作要有自己的思想，这样作品才能有动感、显灵性。作为创作者来说，坚持并保留自己的艺术本色最重要。

“对于学习我是不挑食的，不过最受益的还是传统经典文化。”工作后再次拿起画笔，她感到自己从以前的被动变成了主动，不仅绘画的愿望很强烈，而且对题材的选择和画面的处理也更加熟练了。她将这个归功于理论的修养和持续的学习。“比如说画的格调问题，俗易雅难，但如果古代的东西看得多了，在里面浸染多了，画自然会雅致。”她十分重视画论，通篇不长，句句精华，堪称干货，让人受益匪浅。长期翻阅和研习画论，她甚至达到了看到某句就能直接找到页码的地步，你说，这是不是她读研的负产品，艺术家的另一种“轴”？



人物名片

邵艳辉，1978年出生于山东，2014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，主攻中国画工笔人物创作。现为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。作品《归航》、《择》入选《中国重彩画集》。



火凤凰（国画）　邵艳辉